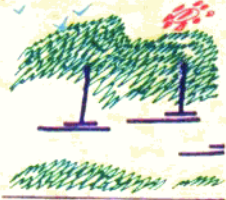


夢幻系列



你和我 命定的愛侶

共締人間奇緣……

受詛咒的皇妃

台 茹 夢 灣

梦幻系列

受诅咒的皇妃

台湾茹梦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陈虹

封面设计:黄玲

梦幻系列
受诅咒的皇妃
作者:茹梦(台湾)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

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128 千字 6 印张

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204-03183-O/A·542

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宋朝·太和殿上

“皇儿，你可知父皇唤你前来有何要事？”皇帝睇睨站在殿下下的赵恒。

赵恒俊眉微敛。“父皇，儿臣遇昧，请父皇指点。”看来今天是逃不过了。

皇帝生着闷气，还装蒜！“你是真不知，还是有意跟父皇过不去？”他忍着气，手指不住轻敲龙椅。

赵恒看了一眼父皇的表情，财看着他敲龙椅的动作。这是每回父皇发怒的前兆。赵恒低声说：“儿臣不敢！”赵恒躬身。

“不敢？我看你胆子很大，父皇命你三个月内立一太子妃，结果呢？一年过去了，太子妃连个影子也没有，你是想气死父皇不成！”皇帝生气的大拍龙椅。

“父皇息怒！”赵恒硬着头皮也只能这么说。

“要父皇息怒也成，只要告诉父皇你打算何时立太子妃。”这小子不逼他是不成了，若再任他这么放纵下去，早

晚会危及社稷、动摇民心的。

他年事已高，而太子至今仍未立太子妃，又无子嗣，此事关系国祚传承，怎么能不让他心急如焚。如今他发苍齿落，随时有可能撒手而去，他得为赵家王朝的千秋能否延续而负起责任啊！

“这个……”赵恒一脸为难。他不是不愿意立太子妃，而是不愿草率行事，立妃人选必须是能教他心之所系的女子，否则只是让后宫平添一名怨妇罢了，何苦呢？他见多了深宫怨妇，母后便是一例，虽然母以子贵，他当上了太子，但母后并没有因素而幸福，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父皇宠爱的始终不是她，她只是空有头衔而无关情爱，这种生活令人难以忍受，而母后承受不了下来，但她的苦，他看得见也感受得到，他不愿再有相同遭遇的人出现在他身边。

“选妃有这么困难？”皇帝龙颜大怒。有时他还真怀疑这个儿子是否有断袖之癖？若如此，他得考虑另立太子。

唉！恒儿是他所有皇儿当中最具文采也是最有治国大略的一个，堪称人中之龙，所以他才会不立宠妃极力推荐之子，而坚持立恒儿为太子，他对恒儿期望很深，希望恒儿不要令他失望才好。

赵恒低下首。“父皇，选立太子妃何其慎重，儿臣——”

“既然知道此事必须慎重，就应该知道，外头已对你议论纷纷，倘若你再无子嗣，可就要动摇到你太子的地位



了，你可知道父皇用心良苦啊！”

他又何尝不知这其中的利害。“儿臣明白，但选妃也得有人选，儿臣——”

皇帝顺着话再次打断他。“人选好办，明日早朝我就当朝宣布一个月后为你选妃，要所有大臣们择女入宫，供你挑选，这么一来，尽管你眼高于顶，父皇不信你挑不出一个。”他今日说什么也要逼恒儿履行这个责任，不能再教他瞎混下去了。

“父皇——”

“不要再说了，此事就这么定了，回去等候选妃的消息吧！”朕看你还敢再找藉口推搪！

赵恒苦着脸。哪有这么逼婚的？

“退下吧！”皇帝得意的道。这下教你逃也逃不了。

赵恒无奈。“那儿臣这就退下了。”他烦躁的急速退出太和殿。

“太子，奴才瞧您一脸的苦，是不是皇上又对您逼婚了？”专门伺候赵恒的小柱子一直守在太和殿外，见赵恒出来便立即察言观色的跟上。这可是他做了三年的太监才有的功夫。尤其对主子的心事他更是拿准确，所以才会年纪轻轻就被选中成为太子的贴身奴才，这可是他天大的造化，有朝一日主子成了皇帝，他可就威风了，到时候宫里的总管一职就非他莫属了。

赵恒憋着怒气不发一语，直接回到了东宫，才抿嘴说：“父皇逼我一个月后选妃。”

小柱子同情的看了主子一眼。“依奴才看，您干脆闭着眼随便挑一个算了，省得一天到晚老与皇上呕气。”同情归同情，小柱子不希望因此事影响了皇上对主子的宠爱。

“混帐！选立太子妃岂可儿戏！”赵恒大怒。

小柱子见情势不对，一时大意说错了话，立刻“咚”的一声跪下。“奴才该死，请太子恕罪！”他大汗淋漓，太子一向不怒而威，少有真正动怒的时候，但一旦发怒可是惊天动地，教人不住胆战心惊。

赵恒大手一挥。“以后不许再说这种混话了。”

“是是是，奴才不敢了。”小柱子点头如捣蒜般。见赵恒脸色缓下，他急忙讨好的奉杯茶。“太子，消消气。”

“哼！”赵恒接过茶。小柱子善于察言观色、逢迎拍马，不过忠心程度倒不容置疑，否则自己也不会让他跟在身边这么多年。

“太子，恕奴才斗胆再说一句，这立妃也是早晚之事，倘若太子始终……奴才是说如果太子没有遇到心仪之人，难道就一辈子不立妃了吗？”太子最好赶快立妃，省得外头那一群王公贵族的千金小姐老是巴着他不成，要她们引荐太子，谁都想有朝一日入主东宫，进而母仪天下。

当然，母仪天下是吸引这些佳丽飞扑的主因之一，但最主要的还是太子与众不同的气度与风采，不是他小柱子吹牛，太子是他见过男人里最后尔不凡的一个，能伺候

这样的主子，当真是赏心悦目外加万分荣幸。

赵恒原本烦闷的心头，这会儿教小柱子说得更是烦上加烦，索性起身入内更衣。

小柱子见状急忙跟进。“太子，您又想微服出巡了？”真好，又可以跟着出宫吃喝玩乐一番了。

“嗯，这回你别跟着去了。”赵恒说。他这回出宫就是想静一静，若带着这奴才，他耳根怎么清静得了。

“这怎么成，没有奴才，谁保护您的安全……”

“你保护我？”赵恒失笑。

小柱子登时脸色青紫。这倒是，太子武功高强得很，每次出宫遇着了麻烦，他可是比谁都躲得快，就看太子一个人出招，说来真是不好意思，这倒像成了主子为奴才抬轿了。“太子……虽说小柱子武功不济，但跑腿打杂挺在行，哪一次出宫吃喝方面不是奴才帮您打点的妥妥当当。”再怎么也要硬挤出点功用来，否则太子真撤下他迤自出宫，若有个什么偿失，他可要杀头的。

但话又说回来，如果真有闪失，他又能如何？

起码身在宫外，逃命比较方便。他悲观的想。

赵恒瞥了他一眼。“好吧！算你说的有理，咱们出宫了。”

路大学士底邸

今日的路府是今年里第一次张灯结采要嫁女儿了，若要严格说起来，连去年年尾的那一次算入，这一次算是第四次了。

府中虽处处可见红幛喜字，地没一人脸上露出笑容，不是紧张，就是低头求上天保佑，宾客也逐次锐减，比起第一次办婚礼的风光场面，第四次冷清多了。算一算，来参加这次喜宴的宾客不过二址人，以路老爷在朝为官数十载又任要职，婚礼如此低调与宾客稀少是有原因的。

就连路家老爷他自己也是提心吊胆的坐立不安，频频向门口探望，就盼新郎赶紧平安出现。这哪像要嫁女儿的人家，倒是像要办丧事的人家。

此次嫁女儿，路正西连招呼客人的心思都没有了。

“老爷，喝喝参茶，别紧张，这回铁定会成的。”路夫人端着参茶的手也不住抖着，溢了不少出杯口。

路正西摇头。“你还叫我别紧张，我看夫人比我还紧张。”

路夫人索性放下参茶，嚤嚤啜泣起来。“人家担心嘛！”

他急忙上前左右张望，就怕被人瞧见。“别哭了，教人看了，又以为……”唉！

路夫人立即抹去脸上的泪痕。“对不起，我一时控制不住。”她真没用，但就是……唉！

“老爷，夫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”小四慌张的跑了进来。



路正西跌坐在椅上。“该不会又是……”他抖着声。

路夫人也惨白了脸。

小四同情的点了头。“新姑爷又去了。”

小四才一说完，路夫人就忍不住放声大哭。“我可怜的女儿……”

路正西重叹。“这已是楠儿的第四次婚前丧夫了，说吧，这回新郎又是怎么死的……”他悲愤中坚强的问。

“启禀老爷，这回新郎信是在上马迎亲的途中摔下马背，当场颈断横死街头。”先前的三次他还会为小姐痛哭一场，但哭了三回之后，这次是第四回了，小四也只能无奈的摇头。小姐真是苦命，她出生不久夫人就请来相命师为她批字算命，命盘一开说是小姐命带克夫，终生不得嫁夫，若违反天命，其夫君必遭横祸，偏偏老爷、夫人不信邪。他们就这么一个独生女，千方百计要将小姐嫁出，结果第一次婚配对象是马尚书的三公子，两家门当户对，办得风风光光，结果新郎死得凄凄惨惨，才踏进路家迎亲大门的一步就当场教路家的门槛给绊得摔了一跤，原本以为只跌倒不碍事，哪知他却因此倒地不起，一命呜呼，这说出去谁信啊？第二位姑爷，老爷费点心思才说动李侍郎的七公子肯下聘娶小姐，但媒婆礼金才下，隔天新姑爷晚上去嫖妓，当夜就死在温柔乡里，从此各家公子只要听闻路家小姐，莫不丧胆，没人敢再领教。

老爷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，转而逼迫自己的门生，也就是刚出炉的新科探花。这个倒楣探花可惨了，才刚与小

姐拜堂正要宣布夫妻交拜，他就突然全身抽搐、两眼一瞪，不到一刻便宣告死亡，第三次的婚礼又宣告失败。而这回老爷不求名第，只想顺利将地由泉州批选算出一名命底较硬的男子，这名男子在不知小姐的事才骗婚成功，可是怎会想到他又……可怜喔！小四摇头大叹。

“叫人去收尸，安抚他的家人了没？”路老爷无力的问。事已至斯，楠儿怕是此生再也无出嫁命，连如此命硬的汉子都可以克死，她这辈子嫁人是没指望了，而路家到了这代算是断了香火。他感到很绝望。

“不用老爷吩咐，底下的人早知该如何处理了。”小四差点说出兄弟们对应付这种状况已经很有经验了。

“老爷，今后咱们家楠儿该怎么办？”路夫人忧心忡忡、神伤不已。

“还能怎么办！”他顿足。

“难道就不管咱们楠儿的幸福了？”路夫人伤心的问。

“咱们造的孽还不够？这前后四条人命啊！”路正西痛心的说。

“可是——”

“娘，别再说了，为什么非要我嫁人，我留在身边伺候你们一辈子不也挺好的。”今天的新嫁娘路梓楠推开屏风出现。她受够了这一切，要不是为了爹娘，她才不会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去尝试这荒诞的婚礼，如今已在了全京城的笑柄，她不愿再让人看笑话，更不愿意再残害无辜。



“傻孩子，女人家终究是要有依靠的。”路夫人仍旧为女儿的不幸感到悲哀。

“谁说的，女子没有夫家依然可以过得自在快活。”路梓楠乐观的说。她才不吃从夫的那一套，再说又不是她不嫁，而是命里注定她不该嫁，何苦与命相违。

“你——”路正西唉声叹气。不然又能如何？真希望自己有女儿的乐观。

“楠儿，还是咱们把你送到在扬州任总督的姨丈那儿，请他作主在扬州为你择夫主婚。”路夫人兴起了一线希望。眼下，女儿在京城是恶名昭彰不可能嫁得出去了，只有转移阵地到扬州试试，说不定能碰到化解得了楠儿命底的人。

“娘——”路梓楠简直要疯了。死了这么多人，娘居然还不死心。

“你娘说得有理。”原本绝望的路正西也认真的在考量这个可行性。

路梓楠快昏倒了。“爹，拜托您别又来了，我不想再害人了，您就让女儿平静的过一生，别再损德了。”对于那些因此而丧命的人，她歉疚大于伤心，他们何罪？只因想娶她就必须招此横祸？她自觉罪孽深重，每每思及此，她再乐观也觉得沉重。

“你这是什么话，爹娘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，如果真有罪孽让爹娘来担，不会让你遭到什么报应的。”路正西气极的说。

路梓楠气结。“爹，算我求你们好了，放过我吧，我心意已决，此生不再嫁人！”

“你这不肖儿，枉费我们从小将你疼若至宾，你是这样回报我们的！”路睚西怒言。

“楠儿，快向你爹赔不是，瞧你把你爹气的！”路夫人不忍女儿受罚，连忙说。

“不，这回我绝不妥协，再妥协又有无辜的人送命，您何其忍心？这些人也有家人，咱们该为他们着想。”

他何尝不知，但教女儿当面训起来，令他恼羞成怒。

“住口！爹这一切都是为了谁？你竟训起爹来！”

路梓楠叹了口气。“我知道爹这么做全是为了我，但是，若真的为我好，就该停止这可怕的一切，女儿此刻已成了人人眼中的克夫妖女了，若再这么下去，您是逼女儿去死。爹，求您让女儿有一点喘息的空间吧！”她哀求。

“你以为爹忍心？只因你是路家唯一香火，若你无法出嫁，路家从此绝后，日后你教爹怎么去面对咱们的列祖列宗。”他老泪纵横的说。

“爹……”路梓楠无奈。

“楠儿，听娘的话，就去趟扬州吧，再试一次？”路夫人哭着恳求。

“不！”路梓楠坚决，她不能一错再错，危害到无辜的人。“娘，这不是试不试的问题，每试一次就是一条人命啊！”

“你——不管你答不答应，我和你娘都决定等一切安

排妥当，就把你送去扬州你姨丈那儿。”路正西不愿再与她沟通，毅然决定如此做了。

“爹，您不能强迫女儿，女儿死也不愿意去扬州。”路梓楠不退缩。

“由不得你！”他心意已决。他要再试一次，就不信路家命里注定断脉？

路梓楠气得甩下原本抱在手中的凤冠就冲了出去。

“楠儿——”路夫人心急的想追出去。

路正西拉住她。“夫人，让她出去走走想一想也好。”也许她会想通爹娘的苦心。

“可是……”路夫人仍是不放心。

“楠儿需要透透气，别不放心了，珠儿已经跟上去了，她会追上楠儿的。”

“路夫人不禁悲从中来。“老爹，咱们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？才会让楠儿今生如此，呜……”她泣不成声。

路正西也只有叹气摇头的份。一切都是命啊！



尽管天下并不全是如此太平，但见这京城人来人往的景象，也够令人欣慰的暂时忘忧了。

“主子，今几个您算上哪儿解闷去？”小柱子左顾右盼，处处新奇，他是个太监，平日是出不得宫门的，难得有机会出来瞧瞧，他怎能不好好把握。

“随意走走。”赵恒作书生打扮。他想见见民间生活，

在上位者不是高坐殿上就能了解民间疾苦，他深知个中道理，所以每隔一阵子便会出宫走走看看。

“主子，前面有座人工湖，听说是件大工程，是由礼部尚书李大人出资督建完成的，精巧得很，咱们过去瞧瞧可好？”明着虽问主子一声，说穿了是他自个儿好奇想瞧。人工湖耶！这多新鲜啊！

“嗯。”赵恒也觉得有兴趣，便由小柱子领着走。“果真奇景！”他赞道。想不到连湖泊都可以人造，那将来还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？

“主子，这湖蓝靛靛的，四周又种满了柳树，想来真是别具风格，如果此时再伴一个位佳丽在身旁，那就更加快活……主子，您怎么了？”正当小柱子口沫横飞之际，见主子面色有异，便循着他的视线望去。“主子，这位姑娘该不会是想跳湖吧？”小柱子大惊失色。因为那位身穿红嫁衣的姑娘站在人烟极少处，正脱下鞋子，似乎想下水，这还得了！

赵恒二话不说，快速冲向那位姑娘，想在她下水前及时阻止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姑娘一双脚才要伸进水中，赵恒还没站稳就被后头跟上的小柱子个正着，这一撞赵恒同那名姑娘两人一个不平衡，便双双给掉进水里头去。

“主子——”小柱子惊叫。不得了，太子居然教他给撞落水，他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，惊慌失措的急忙想下水去救人。

脚才刚碰到水面，赵恒便已经抱着那名姑娘游上岸



了。

“主子，奴才该死，您没事吧？”小柱子胆战的问。

“没事，就怕这位姑娘有事。”赵恒神情紧张的看着灌了好几口水昏了过去的路梓楠。

小柱子将视线转到了她身上。“主子，她昏了，八成是水灌太多了，挤挤肚子、胸口，把水给压出来就成了。”他曾见过一名宫女不小心掉落鲤鱼池里，宫里的老太监也是这么处理的。他解开她的衣服。

赵恒阻止。“你做什么？”

小柱子的脸色无辜。“救她啊！这么憋着，水是出不来的。”赵恒这才放手，瞧他打算怎么做？只见小柱子解开后开始手伸向她的胸前。

“住手！”赵恒暴怒的再次阻止。

小柱子吓了一跳。“奴才只是想将她胸膛里的水给压出来。”他赶忙解释。

赵恒还是一脸难看。“告诉我怎么做，我来。”他不允许任何男人碰这名姑娘。他忘了小柱子是太监，但只见这闭眼的姑娘，他就阵阵心疼，强烈的保护欲油然而生，方才她是要自尽吗？可又不像，这么美的姑娘为何要寻短？瞧她竟穿着一身嫁衣出现在这里，这有些奇怪？

小柱子觉得怪异的看了他一眼。“是的。”小柱子将方法告诉了他。

他照做后，不久她就吐出了水来，悠悠逐渐转程。

“姑娘！”他打算再从她的肚子挤出些水来。

她终于清醒了，而且看到一名男子正在对她上下其手，急忙坐起，不由分说先掴了他一巴掌。“你想干什么？”她再看看自己衣衫不整的模样，更是惊慌得无以复加。“你不要脸！”她大骂。

从小到大没人敢打他，更何况是给他耳光，还大骂他不要脸，赵恒罚住了。

“大胆！”小柱子大喝。她不想活了。“你太放肆了，竟敢对太——”

“住口！”赵恒喝道，他不想暴露身分。

“可是，她太无礼了，有损——”

“无礼的是你们，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非礼姑娘，你们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！”路梓楠气得发抖，连忙将一身湿衣裳穿好。

“姑娘，你误会了，方才在下只是在救你。”赵恒捺住性子试着解释。

“救我？我好好的要你们救我做什么……我想起来了，都是你们这两个冒失鬼害我落水的。”她想起她受不了湖水清凉的诱惑，刻意躲到四下无人处，正脱下鞋子想将脚泡进湖里凉快时，谁知背后竟有人撞了上来，她不谙水性，狠狠喝了好几口水，接下来的事她就不说得了。

“放肆！你居然降口出不讳，什么冒失鬼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对谁说话？”小柱子生气的吼叫。

“你以为你们是谁啊？本来就是冒失鬼一个，否则我怎么落水的。”她不悦的吼回去。